

# 夜谭随录

〔清〕和邦额 著 王一工 方正耀 点校

• 谈狐说鬼，可惊可叹，远绍齐谐妙文  
• 记异录怪，似幻似真，近继聊斋佳篇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夜谭随录

(清) 和邦额 著

王一工 方正耀 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625 字数227,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25-0308-9

I·146 定价: 2.10元

## 前 言

《夜谭随录》的作者和邦额，字闲斋，号霁园主人，满洲人。「闲斋」的闲字很僻，《五音集韵》释为「智少力劣」，取以为字，似有自谦之意。有的版本作「闲斋」，系形近而讹。

和邦额卒年无考，生年当为乾隆元年（一七三六）。现存乾隆年间「本衙藏本」《夜谭随录》卷首有作者的《自序》，云「予今年四十有四矣」，下面落款「乾隆己亥夏六月」。己亥为乾隆四十四年，上推四十四年，即乾隆元年。又，作品中《香云》篇记：「予于乾隆庚午岁，从先祖父自三秦入七闽，路经武昌……」庚午，为乾隆十五年。这年作者随祖父由陕西南下。和邦额在西北时年龄，据《请仙》篇云：「予生四十年矣，曷曾未一目睹也？惟忆从先子随宦于宜君时，先大父掇篆乌兰，先父母奉祖母留居宜君署中，适县尹张公荐一戏术人来……予时年十四，至今记之了了。」由此而知，和邦额十四岁前曾在陕西宜君县生活。换句话说，南下时作者至少已经十四岁了。但也不会年龄很大。《宋秀才》篇末作者自云「予少游湟中，临青海」，可为之佐证。考虑到当时他的祖父尚在乌兰，因而南下很可能在隔年。这样，乾隆十五年即作者十五岁时「自三秦」而南下，与己亥《自序》互证，和邦额生于乾隆元年的推断是可以成立的。

和邦额的祖父和明，号诚斋（《靳总兵》篇有作者的好友恩茂先批语「和霁园言其祖诚斋公明镇武威时」可证）。乾隆初期曾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宜君（今陕西省宜君县）、乌兰（今青海省乌兰县）等地任副都统之类的军职。和邦额的少年时代就是在甘、陕、青一带度过的。十五岁时，祖父调任闽中，遂挈家自西北到东南。不久祖父病故，和邦额即随父亲扶祖榱自闽入京，便以「八旗俊秀者」入咸安官官学。五年学习期满后，曾经一度出任县令。

和邦额少年时就喜听异闻佚事，如入闽时，船泊武昌，他沽酒餍船家，邀其讲述奇闻怪事；上京途中，他对月当风，向老仆询问边塞风俗。青年时，又爱读《太平广记》之类的笔记小说。南北往返的经历，闲散的官学生活，使他得以「与二三友朋于酒觴茶榻间，灭烛谈鬼，坐月谈狐」（《自序》）。因而，他以一个满洲人而成为「志怪之书」的作者，并不是偶然的。

正因为作者广见博闻，所以《夜谭随录》内容的鲜明特点就在于取材广泛。作品所涉地域相当辽阔，北自沈阳，南到琉球，东起吴中，西至巴蜀。所记事物，名目繁多，诸如凉州的沙漠，平阳的窑洞，滇南的山水，澎湖的惊涛。尤其是沿途旖旎风光，南北各地亦异亦同的风尚习俗、世态人情，宛然若现，令人耳目一新。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记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观。」因而，透过作品的幻化形态，便可看到乾隆年间陕、甘、青、浙、闽、粤和京师等地的风俗人情。例如赵翼《檐曝杂记》卷四「甘省陋俗」说：「甘省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颇阔

略。《夜谭随录》某些狐鬼故事中兄宿弟妻和所谓「断袖之癖」、「龙阳之好」之类的低级趣味、陋习恶俗，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和邦额描写神怪鬼狐，并非沉溺诞妄，洵有深意藏焉。蒋瑞藻《花朝生笔记》云：「乾隆间，有满洲县令和邦额者，著《夜谭随录》一书，皆鬼怪不经之事。效《聊斋志异》之轍，文笔粗犷，殊不及也。然记陆生柁之狱，颇持直笔，无所隐讳，亦难能矣。出彼族人手，尤不易得。《啸亭杂录》云：『和邦额此条，直为悖逆之词，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无论劾者，可谓侥幸之至。』又云：『其记与狐为友者云，与若辈为友，终为所害，用意荒谬。』礼亲王著书，安得不云尔！抑人之度量相越，何其远也？」清代文字狱残酷，陆生柁因著《通鉴论》罹祸，是雍正朝一大冤案。乾隆朝罗织文字狱尤为苛细频繁，终朝竟达七十多次，而和邦额身处其时，居然写下《陆水部》，记叙陆生柁被杀前罪戾察哈尔途中的一段经历，含蓄地抨击了高压统治。对此，身为清朝宗室的礼亲王昭梈显然十分敏感，斥其为「悖逆之词」、「用意荒谬」，并为《夜谭随录》「公然行世」颇有不满。而这不正说明和邦额忤逆本民族统治阶级，剖其溃瘍「无所隐讳」的思想态度吗？作品对于社会政治腐败的揭露（如《张五》、《米乡老》），炎凉世态的描摹（如《梁生》、《铁公鸡》），宗教禁欲虚伪的鞭笞（如《闵预》、《柏林寺僧》）和对人性人情入欲的肯定（如《倩儿》、《鸣雄》），都说明在屠刀下诞生的《夜谭随录》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当然，那一时期封

建文人的思想通病，果报观、宿命论，也在作品中有所表现，以致损害了它的思想价值。和邦额名其书斋为「蛾术斋」，蛾术，当是破茧而出之意，但实际上他并未彻底摆脱正统观念的束缚。

《夜谭随录》上承《聊斋》，下启《阅微草堂笔记》。尽管思想艺术水平难与两家颉颃，但是和邦额并非没有独特的艺术匠心。粗犷的线条勾勒边塞风光，细腻的笔触状景物，真人实事与幻化情节相结合的巧妙构思，用志人法而以志怪的风格特点，都表明《夜谭随录》兼有《聊斋》和《阅微草堂笔记》的特点而独树一帜。

至于鲁迅说它「颇借材他书（如《佟麟角》、《夜星子》、《疡医》皆本《新齐谐》），不尽已出」，恐怕未必确当。当时流传广泛的佚闻，诸家不约而同取之，在《谐铎》、《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等作品中亦见存在。和邦额是否读过《新齐谐》，实难断定。他云已作是「妄言妄听而即妄录」，故无意中记录相同的传闻，当为难免。如《夜星子》，作者明说就是「在威安寓时，闻同学隆君兴言」的。又如与《新齐谐》中《疡医》故事相类的《霍筠》，恩茂先在篇后批云：「予尝闻此事于锐别山，继见霁园此记，又小异而大同，终不知孰确。要其事则真实不虚。」可见同一故事当时流传甚广，和邦额自录所闻，亦非无可可能。

《夜谭随录》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在成书传钞过程中，作者和好友恩茂先在某些篇章后加有评语或附语。作者生前已有刻本行世。其后几经翻刻，逐渐形成「足本」与「非足本」二大

系统。所谓「足本」，基本保存了原书面貌，并有闲斋氏、恩茂先、兰岩、福霁堂、李斋鱼等人的批语，卷下题署「霁园主人闲斋氏著，葵园主人兰岩氏评阅」，全书共一百四十一篇，如乾隆己亥本衙藏本、进步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平装铅印本等。「非足本」则刊落了极大部分的批语，并对原书进行了删改润饰。如光绪丁亥鸿宝斋石印本，在「凡例」中公开声明：「原书笔墨繁冗」故「删润之」，事有不全，「据所闻补之」；闲斋评「亦删润之，存其一二」；兰岩评及眉批旁批「一例删之」。而后广益书局石印本、梁溪图书馆沈小英序本、大达图书公司朱惟公序本等，皆效其法。「非足本」共一百四十篇，较「足本」少《红衣妇人》一篇。二大系统分卷都不一致，但不外乎四卷和十二卷两种。除上所举，现存尚有乾隆己酉本衙刻本、同治六年成都刻本、光绪二年爱日堂刻本、育文书局石印本和会文堂新记书局罗宝珩注本。

本书整理，以一百四十一篇的乾隆己亥本衙刻本作底本，进行标点分段。诸家回末评语、附语和行批，全部保留。但由于眉批和零星间批，较为混乱，不见署名，且内容多无意味，故一并删除。底本有明显脱漏（如《永护军》有文无目）、讹误的文字，现据大观本加以校正。少数大观本同误之处，则据鸿宝斋本予以纠正，不出校记。

王一工 方正耀

一九八六年元月

## 自序

子不语怪，此则非怪不录，悖矣，然而意不悖也。夫天地至广大也，万物至纷赜也，有其事必有其理，理之所在，怪何有焉？圣人穷尽天地万物之理，人见以为怪者，视之若寻常也。不然，凤鸟、河图、商羊、萍实，又何以称焉！世人于目所未见，耳所未闻，一旦见之闻之，鲜不以为怪者，所谓少所见而多所怪也。苟不以理穷，则人生世间，无论天地万物之广大纷赜也，即一身之耳目口鼻，言笑动止，死生梦幻，何者非怪？不求其理，而以见闻所不及者为怪悖也；既求其理，而犹以见闻所不及者为怪悖之甚者也。

予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尝遇怪，而每喜与二三友朋，于酒觴茶榻间灭烛谭鬼，坐月说狐，稍涉匪夷，辄为记载，日久成帙，聊以自娱。昔坡公强人说鬼，岂曰用广见闻，抑曰谭虚无胜于言时事也。故人不妨妄言，己亦不妨妄听。夫可妄言也，可妄听也，而独不可妄录哉？虽然，妄言妄听而即妄录之，是亦怪也，则《夜谭随录》即谓为志怪之书也可。

乾隆己亥夏六月霁园主人书于蛾术斋之南窗



# 夜谭随录目录

前言·····一

自序·····六

## 卷之一

崔秀才·····一

碧碧·····七

梨花·····一

香云·····一五

龙化·····三

李翘之·····二四

洪由义·····二五

某僧·····二六

邵廷铨·····二七

## 卷之二

卖饼翁·····三〇

苏仲芬·····三三

红姑娘·····三七

陈宝祠·····三九

张五·····四一

阿凤·····四四

娄芳华·····四八

噶雄·····五三

刘锻工·····五五

猾精·····五七

小手·····五七

蜃气 ..... 五

清和民 ..... 五

王京 ..... 六

诡黄 ..... 六

卷之三

梁生 ..... 六

某倅 ..... 六

倩霞 ..... 七

落溲 ..... 七

伊五 ..... 八

段公子 ..... 八

戇子 ..... 八

某马甲 ..... 七

米芘老 ..... 八

韩生 ..... 九

卷之四

修鳞 ..... 九

人同 ..... 九

杂记五则 ..... 一〇

韩樾子 ..... 一〇

永护军 ..... 一〇

朱外委 ..... 一〇

铜人 ..... 一〇

某掌班 ..... 一〇

尸异 ..... 一〇

红衣妇人 ..... 一〇

卷之五

阿稚 ..... 一〇

闵预 ..... 一〇

章秘 ..... 一〇

麻林	· · · · ·	一三六
怪风	· · · · ·	一三七
张老嘴	· · · · ·	一三八
大眼睛	· · · · ·	一三九
柏林寺僧	· · · · ·	一三九
薛奇	· · · · ·	一四〇
塔校	· · · · ·	一四〇
吕琪	· · · · ·	一四一
高参领	· · · · ·	一四一
某诸生	· · · · ·	一四二
潘烂头	· · · · ·	一四三
癫犬	· · · · ·	一四四
嵩梁篙	· · · · ·	一四五
獭贖	· · · · ·	一四六
烽子	· · · · ·	一四七

卷之六

陈景之	· · · · ·	一四八
陈守备	· · · · ·	一四八
青衣女鬼	· · · · ·	一四九
汪越	· · · · ·	一五〇
春秋楼	· · · · ·	一五〇
棘闹志异八则	· · · · ·	一五九
回煞五则	· · · · ·	一七〇
夜星子二则	· · · · ·	一七四
尸变二则	· · · · ·	一七五
猫怪三则	· · · · ·	一七八
驴	· · · · ·	一八一
异犬	· · · · ·	一八一
那步军	· · · · ·	一八三
施二	· · · · ·	一八四

卷之七

盛紫川·····一六六

丘生·····一六七

陆水部·····一九九

冯勰·····二〇四

戴监生·····二〇七

佟崎角·····二一〇

卷之八

谭九·····二二三

陆珪·····二二六

白萍·····二二九

刘大宾·····三三四

庄厮松·····三三六

额都司·····三三八

孝女·····三三〇

卷之九

清仙·····三三三

某太医·····三三四

地震·····三三六

朱佩茵·····三三七

纸钱·····三三八

三李明·····三三八

霍筠·····三四一

赵媒婆·····三五一

三官保·····三五四

倩儿·····三五九

襦襖·····二六三

白衣怪·····二六四

某领催·····二六五

宋秀才·····二六六

卷之十

护军女……………二六八

秀姑……………二七二

玉公子……………二七八

萤火……………二八五

柴四……………二八六

吴哲……………二九〇

周琰……………二九三

傻白……………二九三

孛生……………二九四

某王子……………二九六

再生……………二九八

卷之十一

王侃……………三〇二

台方伯……………三〇六

瓦器……………三〇七

梁氏女……………三〇七

铁公鸡……………三〇八

多前锋……………三〇〇

骷髅……………三〇二

姚慎之……………三〇二

新安富人……………三〇三

维扬生……………三〇六

市煤人……………三〇七

鼠狼……………三〇八

巨人……………三〇九

白莲教……………三〇九

鬼哭……………三〇三

袁翁……………三〇三

堪舆……………三〇四

卷之十二

尤大鼻	三三七
董如彪	三三一
某别驾	三三七
双髻道人	三三九
阮龙光	三四三
某太守	三四四
邓县尹	三四六
靳总兵	三四七
藕花	三四九
王塾师	三五三

---

# 夜谭随录卷之一

## 崔秀才

奉天先达刘公，未遇时，故世家子。少倜傥好客，挥霍不吝。车马辐辏，门庭如市，行路者健羨。邻里可知，而亲戚朋友益可知矣。忽有崔元素者，投一刺，刘接见，询其邦族。曰：「山东临朐秀才也，游都门二十年矣。闻公喜结纳，来作食客耳。」刘大悦，与之往来，亦时济其薪水。崔率十余日一至，至必有所借贷。家人悉厌贱之。刘独不以为琐，每如其愿，未尝违拂。如是者二年余。刘连遭大故，资产荡尽。又三年，一贫如洗。更屡试不第，亲故白眼相向，动辄得咎，传为口实，渐至不相闻问。婢仆逃散，并有心作罪以求去者接踵，仅存一老仆。内则一妻、一女、一子，鼎足而三焉。

会腊尽，牛衣尘甑，无以卒岁。女能诗，戏吟曰：「闷杀连朝雨雪天，教人何处觅黄绵。岁除不比清明节，底事厨中也禁烟？」刘见之，笑曰：「此际玉楼起粟，若可煮食，足够一饱。今得汝诗，能不令人羞耶！」因和之曰：「今年犹戴昔年天，昔日轻裘今破绵。寄语东风休报信，春

来无力出厨烟。」妻怒之以目，曰：「往日良朋密友，有求必应，啜汁者岂止一人！今年尽岁逼，吃着俱无，犹不少思筹策，乃合儿女子作推敲丑态，想亦拚得饿死，故预作《薤露》挽歌耶！」刘曰：「然则欲我做贼去耶！」妻曰：「做贼亦得，第恐君无其才耳。顺城门外朱知县，方其落拓时，与汝为莫逆交，一日不见，亦不能耐。今闻其丁艰在家，宦囊颇厚，诿不能走一筒，聊济燃眉耶？」刘曰：「微汝言，吾几忘之矣。」亟作书，遣老仆往投之。日暮，赤手回，入门即骂曰：「丧心人，不必复与相识矣。始而阖人辞以他出，我则不信。既而送客在门，相见，两眼棱棱，持书而入。再四促之，始传语，言『事忙，不暇修覆，但借口致意主人，现在凡百需费，囊无一文，正愁无处措置，断难如命』云云。似此丧心人，若复与相识，名节扫地尽矣！」刘企望一日，满拟必获如意，骤闻此变，不禁索然。妻哂曰：「莫逆交不足恃矣，然总角之交，应非泛泛也。城北杨君，非与君为总角交乎？」刘以为然，复走柬以干之。杨辞以「生意淡泊，本利损亏，无囊可解」。刘拊髀叹曰：「面朋口友，固不足怪。欲明通财之义，非道义之交不可！」乃挑灯作札，罄吐肝膈。翌日，付老仆持送南城靳公子。靳世胄阔阅，田园遍畿辅，公子与刘为世交，又属至戚，每当晤对，夜以继日。所讲论非忠义大节，即出世大道，互相诱掖，不啻同胞，所谓立脚不随流俗，留心学作古人者。阅札即刻复答，谓：「叨在知己，亟当如命。奈心与力违，束手无策。君但勉为尚志之士，无自暴弃，又何忧贫贱哉！且天生刘君，必非碌碌者。君姑待之，



保有大富贵日也。第好义如弟者，值此危急之秋，竟坐视良朋之困，不能一援手救，殊堪自愧，唯知己者谅之耳。」刘忿然掷书于地，再曰：「荷荷！平日披肝胆，谈道德，何啻羊左任黎。每举一子一女，犹以百金为寿。今急切相需，不破一文，乃反以肤词迂说相敦勉，所谓道义之交，固如是乎？」老仆慰之曰：「主之朋友，大概未曾交得一人。亲戚中不乏富贵者，盍拚一失色，与之通融？」刘叹曰：「朋友列五伦之一，尚三呼不应，琐琐姻娅，又何望乎？」

言次，闻门有剥啄声，报崔秀才来矣。妻曰：「呸！人家潦倒至此，彼尚欲来刲瘦胫耶？那知并胫也无，即欲来刲，正恐无下刀处。」刘曰：「不然，此空谷足音也。」延之入。崔曰：「刘君纵理不入于口，而乃一寒如此哉！昔日之繁华，真耶幻耶？今日之索寞，幻耶真耶？鬻技易穷，青松落色；樵心朝在，夕不存矣。尚有一人肯杖策踵门如崔元素者否？」刘曰：「夙昔自谓盟车笠，订金兰，得一二耐久朋，为终身胶漆，不意翻覆若此，不敢复言交游矣！」崔曰：「不然，夫廉将军免官客去，翟廷尉复职客来，人情自昔然也。君自不达，夫何怨尤！智者当务之为急。为今之计，当奈何？」刘曰：「束手待毙耳。」崔笑曰：「出此言，当罚醵矣！吾闻负重涉远，不择地而休；累重家贫，不择禄而仕。盍投笔从戎，聊博升斗，不犹愈于托钵向人，受守钱虏之轻薄乎？」刘曰：「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非所以自完也。」崔曰：「外以笔耕，内以针耨，亦可免冻馁。」刘曰：「局促效辕下驹，夙所羞也。」崔曰：「奇货可居，垄断可登，鸟兽之羽毛